



读西湖

□左东林

一年前,我和王教授一同来杭州学习。当我站在西湖岸边时,恍若千年的时光长河在此刻悄然漫溢。这是我第一次来杭州读西湖。

这一天是星期一,本想着西湖应是游人如潮,像清明上河图中的情景。没料到,此时的西湖安静神闲,苏堤上游客不急不缓,水边偶见有人垂钓,湖心悠悠晃动着几只小船。王教授是画家,他驻足观景,情感早已融入了画中。

眼前西湖的色泽,是自然精心调配的水墨丹青。岸边的垂柳,叶片微微泛黄,在风中摇曳生姿,宛如一位身着薄纱的女子,临水梳妆。远处的山峦,如水墨画一般层层晕染,与天空相接处,竟分不清是山融入了天,还是天浸润了山。

这是西湖平日里的样子,和节日里的西湖完全不同。

“你在想什么呢?”我问王教授。

“我在读西湖。”王教授平时话不多,他作画时一两个月都不出门,也不与身边人说话。“你不是早已读过西湖了吗?”我说。

他面对湖面,好像在讲课:“画人,先要读懂人;画猫,先要读懂猫;画山水读不懂山水就不用动笔了。虽然我多次带学生来西湖写生,但我还没有读懂西湖。西湖把诗情藏在每一缕清风里,每一片落叶中,甚至是每一朵云彩间……”

我们读西湖,读的是钱学森、郁达夫和林徽因,读的是西湖的风水,西湖的文气。

在苏轼纪念馆的湖边鹅卵石上,坐着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青年,手拿书本正全神贯注地读着。“他们在读什么书?”我问。

“他们也在读西湖。”王教授说

完,和我相视一笑。

我们读什么写什么,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沉重的思考。今天的社会,是个非常需要读书的社会。我建议不妨来杭州读书,读西湖这本有趣的故事书。

近代的西湖,星光熠熠。西泠印社,这座汇聚了众多文人雅士的艺术殿堂,就坐落在西湖边。吴昌硕、赵之谦和黄宾虹等大师,曾在这里挥毫泼墨,书法、绘画与篆刻印章,留下了无数艺术珍品。漫步在西泠印社的庭院中,处处可见古朴的碑刻、雅致的亭台楼阁。每一块石头、每一株草,

都浸润着浓厚的文化气息。在这里,艺术与自然完美融合,仿佛时光都放慢了脚步。印社中的每一件作品,都蕴含着艺术家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美的追求,它们如同璀璨的星辰,照亮了中国艺术的天空,也为西湖增添了一抹独特的光彩。

王教授说:“我带学生外出写生带了几十年了,去过安徽古村、云南古城、贵州苗寨,也去过新疆和西藏,唯独杭州的西湖要隔三岔五来打卡,你知道为什么吗?”

我聊侃说:“这里美女多呗!”

他笑着点头:“对!但是,还有一个原因:为了读西湖!”

我们在西湖岸边的茶楼里坐下,点一杯龙井,茶香袅袅升起,望着窗外的湖光山色,思绪不禁飘远。我们读着西湖的水,犹如回味无穷千年的故事;读着西湖的风,犹如掀开尘封已久的岁月。

当夕阳的余晖洒在湖面,将湖水染成一片金黄,我们起身离开。回望西湖,它依旧宁静而美丽,仿佛又在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位“读者”的到来。

秋天的口蘑

□陈中

我吃口蘑的时间久远。学生时代,父亲出差上海,用自己的那点津贴,给我和妹妹买回几个罐头,午餐肉的少,口蘑罐头多一些。父亲说:口蘑有丰富的蛋白质,但树林里颜色鲜艳的蘑菇都不能采,因为往往都是有毒的。

那会儿午餐肉罐头是高档商品,家里来客人了,才会拿出一听,单独作为一道硬菜,蘸点鲜酱油,味道不要太灵。我们平时吃口蘑罐头多一些,淡盐水浸泡过,极滑嫩,蘑菇味较浓。我估计口蘑罐头也是采用人工养殖的口蘑,罐头生产线多采用高温灭菌、真空封装等技术,这些工艺更适合人工种植口蘑的规模化生产。

口蘑是生长在内蒙古草原上的一种白色伞菌属野生蘑菇,一般生长在羊骨或羊粪的地方,味道异常鲜美,由于内蒙古口蘑土特产以前都通过河

北省张家口输往内地,张家口是内蒙货物的集散地,所以被称为“口蘑”。

有美食家酷爱草原野生口蘑。汪曾祺在《菌小谱》中,盛赞口蘑美味:“我曾在沽源吃过口蘑羊肉哨子蘸莜面,三者相得益彰,为平生难忘的一次口福。”“哨子”可能写作“臊子”,汪老有个小注:“哨”字我始终不知该怎么写。他曾“采到一枚白蘑,干制后带回北京,一只白蘑做了一大碗汤,全家人喝了,都说比鸡汤还鲜”。

九月里,草原雨晴之后,天气潮闷,这是出蘑菇的时候。口蘑,分为白蘑、白蘑菇、云盘蘑、银盘蘑。我琢磨汪老食用的是银盘蘑,江浙市场少见,要想品鲜,得去郭沫若先生“口上蘑菇好且多”的张家口。



▲平湖秋月



▲南屏晚钟

(三)

1944年正月的一个夜晚,敌人又来“扫荡”。与敌周旋、疲惫已极的父亲和通信员李永堂、赵如林正在一个地窖子里熟睡,一阵枪响将他们惊醒。原来,他们的行踪已经暴露。被捕时,父亲自称姓王,是粮秣员。

父亲被提审时,狗翻译恶狠狠地说:“你不姓王,姓范,是区长!”父亲索性承认:

“死活我不怕,你看着办吧!”狗翻译听后反而笑了,叫他坐下,给他递烟递茶,父亲冷冷地拒绝了。狗翻译问他为什么当八路,得到的是理直气壮的回答:“为了抗日救国,不当亡国奴!”

“我们是来帮助你们消灭土匪的……”狗翻译花言巧语,父亲迎头痛击:“你说得好听,明明是侵略,还说什么帮助,我们的东北被谁占领了?!”敌人又对父亲用电刑,父亲几次昏了过去。但无论使用什么手段,敌人什么也没得到。

在李永堂、赵如林那里,敌人同样一无所获。恼羞成怒的敌人用石头、棍棒打他们,把赵如林腿打烂了;李永堂试图逃跑,被打得遍体是伤。

“我很清楚地看出我的出路,一个是死,一个是当汉奸。”“我思想上准备好就等着死了。”父亲在自传中记录了当时的决心。在他的笔下,我感受到了什么是视死如归。

十多天后的一个清晨,鬼子将父亲他们三人用绳子捆在一起,父亲估计是要处决自己,结果是被押去沧州,再解送天津,最后关在北平。5月,父亲与300多名难友又被押送到青岛,登上日轮“昭和丸”,送去日本做苦工。上船前赵如林得了重病,手脚肿得厉害。父亲怕敌人将赵如林扔进海里,就用皮带将他绑在自己身上,拖上了船。船行途中,有难友病死,遗体都被汉奸扔进了海里。

在日本,难友们干的是开山采矿的苦活,吃的是喂猪的馊子,住的是潮湿透风的板房,冬天几乎把人冻死。许多难友浑身长了疥疮,还要挨打受气。有一天,三个难友逃跑,被日本人抓回杀害了。

在这残酷的环境中,难友间有了较深了解。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,但没有暴露身份。父亲等几名党员商议,要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关系,开展党的活动。他们秘密串联,成立临时党支部和党小组,父亲任小组长。党支部号召难友们:加强团结,防止出内奸,消极怠工,争取回国。

一天下午3点,还未到下班时,一个日本人跑来工地喊“停工”,晚上大家也没上工。后来才知道,日本投降了!这是多么令人激动、令人兴奋的消息啊!第二天——1945年8月16日,难友们都聚在一起,举行隆重的庆祝会。会前,大家面朝祖国的方向三鞠躬,向抗日烈士们默哀三分钟。

此后,难友们每天盼着回国。他们一面派代表去东京交涉,一面通过与日本共产党联系,寻求声援,终于等到回国通知。回国前,父亲与支部的两名同志给每个党员做鉴定、写介绍信。在写支部名字时,大家犯了难。经商议,就写“中共海

寻根

□范洪

外流亡支部”。他们还特意叮嘱党员们,务必藏好鉴定表、介绍信。父亲的这些证明材料,就是夹在一个大馒头里带回国的。

“中共海外流亡支部”存在时间很短,但这是一批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自觉,在与党失去联系、身处恶劣的异国环境中建立的。没有对党的无比忠诚,怎会有如此虔诚的行为。

(四)

父亲脱险回国以后,重新担任四区区长。四区改名小山区后,他任区委书记。父亲晚年在回忆文章里真诚地写道:“这个区的人民对革命贡献是很大的!”

无棣四区,位于现在的河北海兴县、山东无棣县一带,有六七十个村规模的。抗战时期,这里是模范根据地,乡亲们掩护后勤部门、安置军属、护理伤病员……解放战争期间,他们与兄弟单位组成的华东支前民工营,被评为“华东支前模范第一营”。

父母生前不止一次叮嘱我们儿女要回老家看看。上世纪80年代,我与海兴、无棣两县的党史部门有了往来。退休后几次回老家“寻根”,海兴县的领导寇艳春多次出面接待。她的父亲是海兴县党史办第一任负责人,我父亲晚年在杭州住院,寇艳春的父亲到杭州来看望,并请他撰写了相关的史料文章。

在老家“寻根”时,由当地党史部门金连广等干部陪同,我见到了赵如林的遗孀、凭吊了李永堂烈士。赵如林的老伴握着我的手老泪纵横:“他们在日本可遭罪了……”李永堂在日本牺牲了,他的骨灰是父亲带回家乡的;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经父亲证明,李永堂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我还见到了父亲老战友张又俊的儿子张振华。我父亲任区长时,张又俊是区委书记,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。

2023年国庆期间,我又一次踏上“寻根”之旅。同行的,还有首次回乡“寻根”的老伴、弟弟、儿子。我们去了父亲出生的老屋,与老家亲戚欢聚;去了烈士陵园,凭吊烈士,敬献花篮;在革命历史纪念馆里,看到父亲的照片和事迹介绍,大家百感交集。看着那些先烈的图文介绍,我在心里情不自禁地说:“我替父亲母亲来看望你们了!”

我们还在海兴张皮小学红色教育基地,见到了基地创办人、退伍军人巴连甲。巴连甲情注红色历史40多年,是著名的“红色教育宣讲员”,曾被评为“河北好人”。我的儿子还代表家人向教育基地捐了款。这是他对爷爷的怀念,对这片热土的感恩。

我的“寻根”脚步,并不止于老家。退休的15年里,我和一群伙伴寻访了中国革命史上重大事件、重要会议、重要战役的发生地,参观纪念馆,瞻仰革命烈士,感受着中国革命伟大又悲壮的历程。现在,我让儿子接起“寻根之旅”的接力棒,把“寻根”的路继续走下去!

(下)

西湖景

□汤富强/篆刻

寻找钱塘泗乡的密码

如果你是一幅画,
母亲河之之字折弯,
勾勒出你的骨架。
蘸江水为彩,研黑土为墨——
该是铜鉴湖的粼粼波光,
抑或三江口的千帆竞发;
是风雨里,蓑衣斗笠压弯的脊梁,
还是如意尖上,染红天际的晚霞?

如果你是一本书,
夏日的蒲扇,翻动泛黄的页码。
先辈裤脚的补丁,丈量岁月的冬夏。
敬老孝亲,耕读传家,
在艰难中扎下根,发了芽。
当如银的月光点亮插图,
小小的人影挤满斑驳的竹榻,
催着讲“老虎外婆”的童话。

如果你是一首歌,
定山是青黛的琴架,
南北大塘涂成了谱线,
把琴键按在每座水间。
听潮起潮落,浪花吻遍堤坝,
暮色里,渔歌载回满舱鱼虾。
微风吹过稻浪,
丰收的韵味送进农家。

如果你是一盏茶,
西湖龙井,九曲红梅分外香,
难忘“双抢”农忙季,田间的粗瓷大碗茶。
伴着父老乡亲,把炎炎烈日踩在脚下。
再泡一杯当年的大碗茶,
粗砺的茶梗,在水中沉浮上下,
拼出“坚韧”和“刚强”——
这,就是钱塘泗乡的密码。

□袁小伟